



夕節。越來越多的年輕人慶祝七夕。AI製圖

傳統節日體現文化自信

近年來，年輕人對中國傳統節日的關注度和參與度飛速升高，尤其是剛剛過去的七夕節。作為中國歷史悠久的傳統「情人節」，蘊含着中華文化中對愛情與團圓的美好寄託。然而，在過去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，七夕節並未受到足夠的重視，人們的討論熱度有限，節日氛圍也相對平淡。

但在近些年，這一情況正在發生顯著改變。每到七夕臨近，甚至在一個月前，各大品牌與商家就會推出與七夕相關的產品和活動，例如特別設計的禮盒、情侶套餐、限定飾品等。線上電商平台、線下商場以及餐飲娛樂場所紛紛進行大規模宣傳，使得七夕節的節日氛圍愈發濃厚。年輕人對這一傳統節日的參與度越來越高，無論是購買禮物、參與活動，還是在社交媒體上分享，都展現出對七夕的積極態度。

造成這一變化的原因首先是文化自信的提升。隨着國家對傳統文化的推廣以及年輕一代對中華文化的重新認識，越來越多人開始重視本土節日。

其次，商業推動作用不可忽視。商家透過營銷活動，把七夕打造成具有浪漫氛圍的節日，使其在情感表達和消費場景中擁有更強的存在感。與此同時，消費升級和新媒體的普及也使年輕人更願意參與其中。短視頻平台和社交網絡的推波助瀾，使七夕相關的內容得以快速傳播，形成一種「全民參與」的節日氛圍。

最後，相比於上一代人，年輕人更願意通過儀式感來增進感情，無論是送花送禮，還是參加特色活動，都將愛情融入生活中的細節。

隨着這一趨勢的持續，未來七夕等傳統節日將在年輕人中獲得更深層次的認同與傳承，成為連接歷史與現代的重要文化紐帶。



逢周一、二見報

貓的奇幻漂流

二〇二四年首映的動畫片《貓的奇幻漂流》（Flow）由拉脫維亞、法國、比利時三國聯合出品，斬獲今年的奧斯卡最佳動畫片獎，也獲得了奧斯卡最佳國際影片獎提名。電影不長，情節也不複雜，描述了一隻小貓被毀滅世界的大水淹沒居所後，跳到一艘廢棄帆船上順水漂流，和一路碰到的其他動物合作，尋求生存的故事。

該片吸人眼球的獨特之處頗多。首先，動畫片全程沒有對話，只有動物的叫聲。其次，鏡頭畫面感十足，有中國水墨畫的韻味。儘管是彩色電影，但基本色調偏淡、偏暗，流動性強，符合在災後世界中漂流的主旨。還有，電影中既有我們熟悉的貓、狗、鹿、鯨，也有不太常見的非洲或南美的動物，如蛇鷲、狐猴、水豚，似乎是在暗喻全球生靈聯合起來，共克時艱。

看似故事簡單的電影前後卻花了五年半時間才最終完成拍攝。片中的動物無論形象還是叫聲、動作都很逼真。小貓的叫聲來自音響師的寵物貓，其他動物的配音是製作團隊再三考量，編輯動物園或其他地方的動物叫聲合成的。更令人吃驚的是，他們用免費的電腦繪畫程序Blender製作畫面，不像其他動畫片那樣僱人描畫分鏡頭。

本片據稱受到法國導演雅克·塔提（Jacques Tati）的電影和宮崎駿監製的日本動畫《未來少年柯南》的影響。我想，前者讓導演、編劇學會用畫面、動物叫聲講故事，盡量減少人類語言、人類思維的干擾。後者則賦予動畫片末日來臨的設定，將大災之後動物天真懵懂卻又堅忍、友善的舉動襯托得格外動人。



逢周一、五見報

雲南五日之行，大理佔去兩日。在洱海西岸找了民宿住下，近觀洱海，遠眺蒼山，吹風看雲。

洱海不是海，是高原淡水湖，形似人耳。離民宿不遠，有三棵樹，由北而南並排長在海邊。三樹都不高，根鬚一半裸露土外，一半潛入水中，各具其姿。最南的一棵似被誰削去了一多半，剩下的直衝上長，不但沒有旁出的枝條，連葉片也稀少，如一柄尖鏢刺向天空。居中的一棵好似正練下腰的舞者，樹梢直伸入海中，如象鼻取水，彎出一個小月亮門，遠看又

像海邊擺了個大盆景。最北的一棵主幹向洱海探出，就這麼斜躺著生長，但與兩個同伴相比，它算最是樹有「樹」樣的了。以植物學角度而論，三樹之中，數它長得最好，枝條齊整，葉片茂盛。夏末秋初的洱海，遊人不少，植物更多。大青葉樹守立道旁，朱槿花小火炬般掛在枝上，金燦燦的黃金菊、紫色的薰衣草和墨西哥鼠尾草、粉色的綉球，還有成片的向日葵、青紗帳，晚開的高桿油菜花，色彩斑斕，營造出神秘的浪漫，引人駐足合

像在海邊擺了個大盆景。最北的一棵主幹向洱海探出，就這麼斜躺著生長，但與兩個同伴相比，它算最是樹有「樹」樣的了。以植物學角度而論，三樹之中，數它長得最好，枝條齊整，葉片茂盛。夏末秋初的洱海，遊人不少，植物更多。大青葉樹守立道旁，朱槿花小火炬般掛在枝上，金燦燦的黃金菊、紫色的薰衣草和墨西哥鼠尾草、粉色的綉球，還有成片的向日葵、青紗帳，晚開的高桿油菜花，色彩斑斕，營造出神秘的浪漫，引人駐足合

像在海邊擺了個大盆景。最北的一棵主幹向洱海探出，就這麼斜躺著生長，但與兩個同伴相比，它算最是樹有「樹」樣的了。以植物學角度而論，三樹之中，數它長得最好，枝條齊整，葉片茂盛。夏末秋初的洱海，遊人不少，植物更多。大青葉樹守立道旁，朱槿花小火炬般掛在枝上，金燦燦的黃金菊、紫色的薰衣草和墨西哥鼠尾草、粉色的綉球，還有成片的向日葵、青紗帳，晚開的高桿油菜花，色彩斑斕，營造出神秘的浪漫，引人駐足合

九月初是新學年的開始。打從兒子幼稚園時代，每年開學首天我都會送他上學。他就讀的幼稚園、小學和中學都在我們家居附近，徒步大約五分鐘便可到達。由是，每年開學第一天，我都在上學途中的固定位置，為他拍攝一張「開學照」。將歷年的「開學照」互相比較，在我來說十分有趣，他卻不以為然。從小孩子至現在高中生，他的身形已經比我高，但心智仍是一個大孩子。

關於青少年成長的文學或影視作品，多不勝數。兒子書架上有一本外

國名著《少年維特的煩惱》，也不知他有沒有認真讀完。上世紀七十年代後期，香港的電視台亦有電視劇《少年十五二十時》。該劇的編劇甘國亮，當年是電視劇集先鋒，走在時代尖端。甘國亮監製的另一齣電視劇《輪流傳》，當年也是話題之作，其時我不明白，只知拍攝手法曲高和寡，有時並不是美事。

回說《少年十五二十時》，它也是百老匯著名編劇紐·西蒙筆下其中一齣劇作。香港劇壇曾有多齣粵語版本。該劇是紐·西蒙半自傳式的作

品，藉着一個十五歲少年的自白，述說其一家七口的倫理親情。我上一次觀賞《少》的粵語演出已是二〇一六年，當時的演出劇團將該劇背景改編為香港的屯門，故事的家庭受到「非典型肺炎」影響，但是主角少年樂天知命，與家庭成員一起抵抗疫情，無所畏懼。

再說我的兒子，新學年起他便是高中學生，但也是香港教育圈俗稱的「大仔」，即是在年底才是生日。根據香港的法例，十六歲以下青少年不可以獨留在家。因此雖然他的個子高

大的藝術」相提並論呢？這正是赫希的質疑：藝術不需要遠在博物館裏，它可以從報紙的邊角開始，它不必是永恒的大理石雕像，也可以是貼在桌面上的碎紙拼圖。

赫希選擇以廚房作為她作品的發生場景，實在最恰當不過了。在廚房裏，切開日子的平凡，從切割到重組，弄出一點不平凡的滋味。買一個鍋子，不只是為了煮飯，而是為了在生活裏找到一點儀式感。切一個洋葱，不只是為了炒菜，而是為了感受當下的節奏聲。在此，我們自然聯想到赫希給我們的啟示：以小見大，以

像在廚房裏隨手做菜，用的食材可能平凡，但端上桌的卻是新的組合、新的味道。在當時的柏林達達藝術圈，赫希幾乎是唯一的女性。她的存在既顯眼，又在邊緣。有時，男性同儕會視她為局外人，甚至想要排除她的作品展出。但，赫希沒有退縮，她把性別的不公與社會的混亂，轉化為影像的拼貼。她的作品不是精緻的工藝，而是一種有力的反抗，反抗社會的虛偽，反抗藝術的嚴肅。

有人或許會覺得，廚房的事太小，拼貼的紙屑太瑣碎，怎能與「偉

大的藝術」相提並論呢？這正是赫希的質疑：藝術不需要遠在博物館裏，它可以從報紙的邊角開始，它不必是永恒的大理石雕像，也可以是貼在桌面上的碎紙拼圖。

赫希選擇以廚房作為她作品的發生場景，實在最恰當不過了。在廚房裏，切開日子的平凡，從切割到重組，弄出一點不平凡的滋味。買一個鍋子，不只是為了煮飯，而是為了在生活裏找到一點儀式感。切一個洋葱，不只是為了炒菜，而是為了感受當下的節奏聲。在此，我們自然聯想到赫希給我們的啟示：以小見大，以

像在廚房裏隨手做菜，用的食材可能平凡，但端上桌的卻是新的組合、新的味道。在當時的柏林達達藝術圈，赫希幾乎是唯一的女性。她的存在既顯眼，又在邊緣。有時，男性同儕會視她為局外人，甚至想要排除她的作品展出。但，赫希沒有退縮，她把性別的不公與社會的混亂，轉化為影像的拼貼。她的作品不是精緻的工藝，而是一種有力的反抗，反抗社會的虛偽，反抗藝術的嚴肅。

有人或許會覺得，廚房的事太小，拼貼的紙屑太瑣碎，怎能與「偉

大的藝術」相提並論呢？這正是赫希的質疑：藝術不需要遠在博物館裏，它可以從報紙的邊角開始，它不必是永恒的大理石雕像，也可以是貼在桌面上的碎紙拼圖。

赫希選擇以廚房作為她作品的發生場景，實在最恰當不過了。在廚房裏，切開日子的平凡，從切割到重組，弄出一點不平凡的滋味。買一個鍋子，不只是為了煮飯，而是為了在生活裏找到一點儀式感。切一個洋葱，不只是為了炒菜，而是為了感受當下的節奏聲。在此，我們自然聯想到赫希給我們的啟示：以小見大，以

像在廚房裏隨手做菜，用的食材可能平凡，但端上桌的卻是新的組合、新的味道。在當時的柏林達達藝術圈，赫希幾乎是唯一的女性。她的存在既顯眼，又在邊緣。有時，男性同儕會視她為局外人，甚至想要排除她的作品展出。但，赫希沒有退縮，她把性別的不公與社會的混亂，轉化為影像的拼貼。她的作品不是精緻的工藝，而是一種有力的反抗，反抗社會的虛偽，反抗藝術的嚴肅。

有人或許會覺得，廚房的事太小，拼貼的紙屑太瑣碎，怎能與「偉

大的藝術」相提並論呢？這正是赫希的質疑：藝術不需要遠在博物館裏，它可以從報紙的邊角開始，它不必是永恒的大理石雕像，也可以是貼在桌面上的碎紙拼圖。

赫希選擇以廚房作為她作品的發生場景，實在最恰當不過了。在廚房裏，切開日子的平凡，從切割到重組，弄出一點不平凡的滋味。買一個鍋子，不只是為了煮飯，而是為了在生活裏找到一點儀式感。切一個洋葱，不只是為了炒菜，而是為了感受當下的節奏聲。在此，我們自然聯想到赫希給我們的啟示：以小見大，以

像在廚房裏隨手做菜，用的食材可能平凡，但端上桌的卻是新的組合、新的味道。在當時的柏林達達藝術圈，赫希幾乎是唯一的女性。她的存在既顯眼，又在邊緣。有時，男性同儕會視她為局外人，甚至想要排除她的作品展出。但，赫希沒有退縮，她把性別的不公與社會的混亂，轉化為影像的拼貼。她的作品不是精緻的工藝，而是一種有力的反抗，反抗社會的虛偽，反抗藝術的嚴肅。

有人或許會覺得，廚房的事太小，拼貼的紙屑太瑣碎，怎能與「偉

大的藝術」相提並論呢？這正是赫希的質疑：藝術不需要遠在博物館裏，它可以從報紙的邊角開始，它不必是永恒的大理石雕像，也可以是貼在桌面上的碎紙拼圖。

赫希選擇以廚房作為她作品的發生場景，實在最恰當不過了。在廚房裏，切開日子的平凡，從切割到重組，弄出一點不平凡的滋味。買一個鍋子，不只是為了煮飯，而是為了在生活裏找到一點儀式感。切一個洋葱，不只是為了炒菜，而是為了感受當下的節奏聲。在此，我們自然聯想到赫希給我們的啟示：以小見大，以

像在廚房裏隨手做菜，用的食材可能平凡，但端上桌的卻是新的組合、新的味道。在當時的柏林達達藝術圈，赫希幾乎是唯一的女性。她的存在既顯眼，又在邊緣。有時，男性同儕會視她為局外人，甚至想要排除她的作品展出。但，赫希沒有退縮，她把性別的不公與社會的混亂，轉化為影像的拼貼。她的作品不是精緻的工藝，而是一種有力的反抗，反抗社會的虛偽，反抗藝術的嚴肅。

有人或許會覺得，廚房的事太小，拼貼的紙屑太瑣碎，怎能與「偉

大的藝術」相提並論呢？這正是赫希的質疑：藝術不需要遠在博物館裏，它可以從報紙的邊角開始，它不必是永恒的大理石雕像，也可以是貼在桌面上的碎紙拼圖。

洱海三樹記

雲南五日之行，大理佔去兩日。在洱海西岸找了民宿住下，近觀洱海，遠眺蒼山，吹風看雲。

洱海不是海，是高原淡水湖，形似人耳。離民宿不遠，有三棵樹，由北而南並排長在海邊。三樹都不高，根鬚一半裸露土外，一半潛入水中，各具其姿。最南的一棵似被誰削去了一多半，剩下的直衝上長，不但沒有旁出的枝條，連葉片也稀少，如一柄尖鏢刺向天空。居中的一棵好似正練下腰的舞者，樹梢直伸入海中，如象鼻取水，彎出一個小月亮門，遠看又

像海邊擺了個大盆景。最北的一棵主幹向洱海探出，就這麼斜躺著生長，但與兩個同伴相比，它算最是樹有「樹」樣的了。以植物學角度而論，三樹之中，數它長得最好，枝條齊整，葉片茂盛。夏末秋初的洱海，遊人不少，植物更多。大青葉樹守立道旁，朱槿花小火炬般掛在枝上，金燦燦的黃金菊、紫色的薰衣草和墨西哥鼠尾草、粉色的綉球，還有成片的向日葵、青紗帳，晚開的高桿油菜花，色彩斑斕，營造出神秘的浪漫，引人駐足合

像在海邊擺了個大盆景。最北的一棵主幹向洱海探出，就這麼斜躺著生長，但與兩個同伴相比，它算最是樹有「樹」樣的了。以植物學角度而論，三樹之中，數它長得最好，枝條齊整，葉片茂盛。夏末秋初的洱海，遊人不少，植物更多。大青葉樹守立道旁，朱槿花小火炬般掛在枝上，金燦燦的黃金菊、紫色的薰衣草和墨西哥鼠尾草、粉色的綉球，還有成片的向日葵、青紗帳，晚開的高桿油菜花，色彩斑斕，營造出神秘的浪漫，引人駐足合

像在海邊擺了個大盆景。最北的一棵主幹向洱海探出，就這麼斜躺著生長，但與兩個同伴相比，它算最是樹有「樹」樣的了。以植物學角度而論，三樹之中，數它長得最好，枝條齊整，葉片茂盛。夏末秋初的洱海，遊人不少，植物更多。大青葉樹守立道旁，朱槿花小火炬般掛在枝上，金燦燦的黃金菊、紫色的薰衣草和墨西哥鼠尾草、粉色的綉球，還有成片的向日葵、青紗帳，晚開的高桿油菜花，色彩斑斕，營造出神秘的浪漫，引人駐足合

像在海邊擺了個大盆景。最北的一棵主幹向洱海探出，就這麼斜躺著生長，但與兩個同伴相比，它算最是樹有「樹」樣的了。以植物學角度而論，三樹之中，數它長得最好，枝條齊整，葉片茂盛。夏末秋初的洱海，遊人不少，植物更多。大青葉樹守立道旁，朱槿花小火炬般掛在枝上，金燦燦的黃金菊、紫色的薰衣草和墨西哥鼠尾草、粉色的綉球，還有成片的向日葵、青紗帳，晚開的高桿油菜花，色彩斑斕，營造出神秘的浪漫，引人駐足合

像在海邊擺了個大盆景。最北的一棵主幹向洱海探出，就這麼斜躺著生長，但與兩個同伴相比，它算最是樹有「樹」樣的了。以植物學角度而論，三樹之中，數它長得最好，枝條齊整，葉片茂盛。夏末秋初的洱海，遊人不少，植物更多。大青葉樹守立道旁，朱槿花小火炬般掛在枝上，金燦燦的黃金菊、紫色的薰衣草和墨西哥鼠尾草、粉色的綉球，還有成片的向日葵、青紗帳，晚開的高桿油菜花，色彩斑斕，營造出神秘的浪漫，引人駐足合

像在海邊擺了個大盆景。最北的一棵主幹向洱海探出，就這麼斜躺著生長，但與兩個同伴相比，它算最是樹有「樹」樣的了。以植物學角度而論，三樹之中，數它長得最好，枝條齊整，葉片茂盛。夏末秋初的洱海，遊人不少，植物更多。大青葉樹守立道旁，朱槿花小火炬般掛在枝上，金燦燦的黃金菊、紫色的薰衣草和墨西哥鼠尾草、粉色的綉球，還有成片的向日葵、青紗帳，晚開的高桿油菜花，色彩斑斕，營造出神秘的浪漫，引人駐足合

像在海邊擺了個大盆景。最北的一棵主幹向洱海探出，就這麼斜躺著生長，但與兩個同伴相比，它算最是樹有「樹」樣的了。以植物學角度而論，三樹之中，數它長得最好，枝條齊整，葉片茂盛。夏末秋初的洱海，遊人不少，植物更多。大青葉樹守立道旁，朱槿花小火炬般掛在枝上，金燦燦的黃金菊、紫色的薰衣草和墨西哥鼠尾草、粉色的綉球，還有成片的向日葵、青紗帳，晚開的高桿油菜花，色彩斑斕，營造出神秘的浪漫，引人駐足合

像在海邊擺了個大盆景。最北的一棵主幹向洱海探出，就這麼斜躺著生長，但與兩個同伴相比，它算最是樹有「樹」樣的了。以植物學角度而論，三樹之中，數它長得最好，枝條齊整，葉片茂盛。夏末秋初的洱海，遊人不少，植物更多。大青葉樹守立道旁，朱槿花小火炬般掛在枝上，金燦燦的黃金菊、紫色的薰衣草和墨西哥鼠尾草、粉色的綉球，還有成片的向日葵、青紗帳，晚開的高桿油菜花，色彩斑斕，營造出神秘的浪漫，引人駐足合

像在海邊擺了個大盆景。最北的一棵主幹向洱海探出，就這麼斜躺著生長，但與兩個同伴相比，它算最是樹有「樹」樣的了。以植物學角度而論，三樹之中，數它長得最好，枝條齊整，葉片茂盛。夏末秋初的洱海，遊人不少，植物更多。大青葉樹守立道旁，朱槿花小火炬般掛在枝上，金燦燦的黃金菊、紫色的薰衣草和墨西哥鼠尾草、粉色的綉球，還有成片的向日葵、青紗帳，晚開的高桿油菜花，色彩斑斕，營造出神秘的浪漫，引人駐足合

像在海邊擺了個大盆景。最北的一棵主幹向洱海探出，就這麼斜躺著生長，但與兩個同伴相比，它算最是樹有「樹」樣的了。以植物學角度而論，三樹之中，數它長得最好，枝條齊整，葉片茂盛。夏末秋初的洱海，遊人不少，植物更多。大青葉樹守立道旁，朱槿花小火炬般掛在枝上，金燦燦的黃金菊、紫色的薰衣草和墨西哥鼠尾草、粉色的綉球，還有成片的向日葵、青紗帳，晚開的高桿油菜花，色彩斑斕，營造出神秘的浪漫，引人駐足合

像在海邊擺了個大盆景。最北的一棵主幹向洱海探出，就這麼斜躺著生長，但與兩個同伴相比，它算最是樹有「樹」樣的了。以植物學角度而論，三樹之中，數它長得最好，枝條齊整，葉片茂盛。夏末秋初的洱海，遊人不少，植物更多。大青葉樹守立道旁，朱槿花小火炬般掛在枝上，金燦燦的黃金菊、紫色的薰衣草和墨西哥鼠尾草、粉色的綉球，還有成片的向日葵、青紗帳，晚開的高桿油菜花，色彩斑斕，營造出神秘的浪漫，引人駐足合

像在海邊擺了個大盆景。最北的一棵主幹向洱海探出，就這麼斜躺著生長，但與兩個同伴相比，它算最是樹有「樹」樣的了。以植物學角度而論，三樹之中，數它長得最好，枝條齊整，葉片茂盛。夏末秋初的洱海，遊人不少，植物更多。大青葉樹守立道旁，朱槿花小火炬般掛在枝上，金燦燦的黃金菊、紫色的薰衣草和墨西哥鼠尾草、粉色的綉球，還有成片的向日葵、青紗帳，晚開的高桿油菜花，色彩斑斕，營造出神秘的浪漫，引人駐足合

像在海邊擺了個大盆景。最北的一棵主幹向洱海探出，就這麼斜躺著生長，但與兩個同伴相比，它算最是樹有「樹」樣的了。以植物學角度而論，三樹之中，數它長得最好，枝條齊整，葉片茂盛。夏末秋初的洱海，遊人不少，植物更多。大青葉樹守立道旁，朱槿花小火炬般掛在枝上，金燦燦的黃金菊、紫色的薰衣草和墨西哥鼠尾草、粉色的綉球，還有成片的向日葵、青紗帳，晚開的高桿油菜花，色彩斑斕，營造出神秘的浪漫，引人駐足合

像在海邊擺了個大盆景。最北的一棵主幹向洱海探出，就這麼斜躺著生長，但與兩個同伴相比，它算最是樹有「樹」樣的了。以植物學角度而論，三樹之中，數它長得最好，枝條齊整，葉片茂盛。夏末秋初的洱海，遊人不少，植物更多。大青葉樹守立道旁，朱槿花小火炬般掛在枝上，金燦燦的黃金菊、紫色的薰衣草和墨西哥鼠尾草、粉色的綉球，還有成片的向日葵、青紗帳，晚開的高桿油菜花，色彩斑斕，營造出神秘的浪漫，引人駐足合

像在海邊擺了個大盆景。最北的一棵主幹向洱海探出，就這麼斜躺著生長，但與兩個同伴相比，它算最是樹有「樹」樣的了。以植物學角度而論，三樹之中，數它長得最好，枝條齊整，葉片茂盛。夏末秋初的洱海，遊人不少，植物更多。大青葉樹守立道旁，朱槿花小火炬般掛在枝上，金燦燦的黃金菊、紫色的薰衣草和墨西哥鼠尾草、粉色的綉球，還有成片的向日葵、青紗帳，晚開的高桿油菜花，色彩斑斕，營造出神秘的浪漫，引人駐足合

像在海邊擺了個大盆景。最北的一棵主幹向洱海探出，就這麼斜躺著生長，但與兩個同伴相比，它算最是樹有「樹」樣的了。以植物學角度而論，三樹之中，數它長得最好，枝條齊整，葉片茂盛。夏末秋初的洱海，遊人不少，植物更多。大青葉樹守立道旁，朱槿花小火炬般掛在枝上，金燦燦的黃金菊、紫色的薰衣草和墨西哥鼠尾草、粉色的綉球，還有成片的向日葵、青紗帳，晚開的高桿油菜花，色彩斑斕，營造出神秘的浪漫，引人駐足合

外醒目。所謂「泥菩薩還有三分土氣」，人處世間都有強項抗爭的時候，古人又說「人在屋檐下，不得不低頭」，誰也免不了忍氣吞聲。而更多時候人生卻如北樹，應時賦形，隨世順生。觀洱海三樹，可得人生三味。（滇行六記之四）



逢周一、三、五見報

像在海邊擺了個大盆景。最北的一棵主幹向洱海探出，就這麼斜躺著生長，但與兩個同伴相比，它算最是樹有「樹」樣的了。以植物學角度而論，三樹之中，數它長得最好，枝條齊整，葉片茂盛。夏末秋初的洱海，遊人不少，植物更多。大青葉樹守立道旁，朱槿花小火炬般掛在枝上，金燦燦的黃金菊、紫色的薰衣草和墨西哥鼠尾草、粉色的綉球，還有成片的向日葵、青紗帳，晚開的高桿油菜花，色彩斑斕，營造出神秘的浪漫，引人駐足合

像在海邊擺了個大盆景。最北的一棵主幹向洱海探出，就這麼斜躺著生長，但與兩個同伴相比，它算最是樹有「樹」樣的了。以植物學角度而論，三樹之中，數它長得最好，枝條齊整，葉片茂盛。夏末秋初的洱海，遊人不少，植物更多。大青葉樹守立道旁，朱槿花小火炬般掛在枝上，金燦燦的黃金菊、紫色的薰衣草和墨西哥鼠尾草、粉色的綉球，還有成片的向日葵、青紗帳，晚開的高桿油菜花，色彩斑斕，營造出神秘的浪漫，引人駐足合

像在海邊擺了個大盆景。最北的一棵主幹向洱海探出，就這麼斜躺著生長，但與兩個同伴相比，它算最是樹有「樹」樣的了。以植物學角度而論，三樹之中，數它長得最好，枝條齊整，葉片茂盛。夏末秋初的洱海，遊人不少，植物更多。大青葉樹守立道旁，朱槿花小火炬般掛在枝上，金燦燦的黃金菊、紫色的薰衣草和墨西哥鼠尾草、粉色的綉球，還有成片的向日葵、青紗帳，晚開的高桿油菜花，色彩斑斕，營造出神秘的浪漫，引人駐足合

像在海邊擺了個大盆景。最北的一棵主幹向洱海探出，就這麼斜躺著生長，但與兩個同伴相比，它算最是樹有「樹」樣的了。以植物學角度而論，三樹之中，數它長得最好，枝條齊整，葉片茂盛。夏末秋初的洱海，遊人不少，植物更多。大青葉樹守立道旁，朱槿花小火炬般掛在枝上，金燦燦的黃金菊、紫色的薰衣草和墨西哥鼠尾草、粉色的綉球，還有成片的向日葵、青紗帳，晚開的高桿油菜花，色彩斑斕，營造出神秘的浪漫，引人駐足合

像在海邊擺了個大盆景。最北的一棵主幹向洱海探出，就這麼斜躺著生長，但與兩個同伴相比，它算最是樹有「樹」樣的了。以植物學角度而論，三樹之中，數它長得最好，枝條齊整，葉片茂盛。夏末秋初的洱海，遊人不少，植物更多。大青葉樹守立道旁，朱槿花小火炬般掛在枝上，金燦燦的黃金菊、紫色的薰衣草和墨西哥鼠尾草、粉色的綉球，還有成片的向日葵、青紗帳，晚開的高桿油菜花，色彩斑斕，營造出神秘的浪漫，引人駐足合

像在海邊擺了個大盆景。最北的一棵主幹向洱海探出，就這麼斜躺著生長，但與兩個同伴相比，它算最是樹有「樹」樣的了。以植物學角度而論，三樹之中，數它長得最好，枝條齊整，葉片茂盛。夏末秋初的洱海，遊人不少，植物更多。大青葉樹守立道旁，朱槿花小火炬般掛在枝上，金燦燦的黃金菊、紫色的薰衣草和墨西哥鼠尾草、粉色的綉球，還有成片的向日葵、青紗帳，晚開的高桿油菜花，色彩斑斕，營造出神秘的浪漫，引人駐足合

像在海邊擺了個大盆景。最北的一棵主幹向洱海探出，就這麼斜躺著生長，但與兩個同伴相比，它算最是樹有「樹」樣的了。以植物學角度而論，三樹之中，數它長得最好，枝條齊整，葉片茂盛。夏末秋初的洱海，遊人不少，植物更多。大青葉樹守立道旁，朱槿花小火炬般掛在枝上，金燦燦的黃金菊、紫色的薰衣草和墨西哥鼠尾草、粉色的綉球，還有成片的向日葵、青紗帳，晚開的高桿油菜花，色彩斑斕，營造出神秘的浪漫，引人駐足合

像在海邊擺了個大盆景。最北的一棵主幹向洱海探出，就這麼斜躺著生長，但與兩個同伴相比，它算最是樹有「樹」樣的了。以植物學角度而論，三樹之中，數它長得最好，枝條齊整，葉片茂盛。夏末秋初的洱海，遊人不少，植物更多。大青葉樹守立道旁，朱槿花小火炬般掛在枝上，金燦燦的黃金菊、紫色的薰衣草和墨西哥鼠尾草、粉色的綉球，還有成片的向日葵、青紗帳，晚開的高桿油菜花，色彩斑斕，營造出神秘的浪漫，引人駐足合

像在海邊擺了個大盆景。最北的一棵主幹向洱海探出，就這麼斜躺著生長，但與兩個同伴相比，它算最是樹有「樹」樣的了。以植物學角度而論，三樹之中，數它長得最好，枝條齊整，葉片茂盛。夏末秋初的洱海，遊人不少，植物更多。大青葉樹守立道旁，朱槿花小火炬般掛在枝上，金燦燦的黃金菊、紫色的薰衣草和墨西哥鼠尾草、粉色的綉球，還有成片的向日葵、青紗帳，晚開的高桿油菜花，色彩斑斕，營造出神秘的浪漫，引人駐足合

像在海邊擺了個大盆景。最北的一棵主幹向洱海探出，就這麼斜躺著生長，但與兩個同伴相比，它算最是樹有「樹」樣的了。以植物學角度而論，三樹之中，數它長得最好，枝條齊整，葉片茂盛。夏末秋初的洱海，遊人不少，植物更多。大青葉樹守立道旁，朱槿花小火炬般掛在枝上，金燦燦的黃金菊、紫色的薰衣草和墨西哥鼠尾草、粉色的綉球，還有成片的向日葵、青紗帳，晚開的高桿油菜花，色彩斑斕，營造出神秘的浪漫，引人駐足合

像在海邊擺了個大盆景。最北的一棵主幹向洱海探出，就這麼斜躺著生長，但與兩個同伴相比，它算最是樹有「樹」樣的了。以植物學角度而論，三樹之中，數它長得最好，枝條齊整，葉片茂盛。夏末秋初的洱海，遊人不少，植物更多。大青葉樹守立道旁，朱槿花小火炬般掛在枝上，金燦燦的黃金菊、紫色的薰衣草和墨西哥鼠尾草、粉色的綉球，還有成片的向日葵、青紗帳，晚開的高桿油菜花，色彩斑斕，營造出神秘的浪漫，引人駐足合

像在海邊擺了個大盆景。最北的一棵主幹向洱海探出，就這麼斜躺著生長，但與兩個同伴相比，它算最是樹有「樹」樣的了。以植物學角度而論，三樹之中，數它長得最好，枝條齊整，葉片茂盛。夏末秋初的洱海，遊人不少，植物更多。大青葉樹守立道旁，朱槿花小火炬般掛在枝上，金燦燦的黃金菊、紫色的薰衣草和墨西哥鼠尾草、粉色的綉球，還有成片的向日葵、青紗帳，晚開的高桿油菜花，色彩斑斕，營造出神秘的浪漫，引人駐足合

像在海邊擺了個大盆景。最北的一棵主幹向洱海探出，就這麼斜躺著生長，但與兩個同伴相比，它算最是樹有「樹」樣的了。以植物學角度而論，三樹之中，數它長得最好，枝條齊整，葉片茂盛。夏末秋初的洱海，遊人不少，植物更多。大青葉樹守立道旁，朱槿花小火炬般掛在枝上，金燦燦的黃金菊、紫色的薰衣草和墨西哥鼠尾草、粉色的綉球，還有成片的向日葵、青紗帳，晚開的高桿油菜花，色彩斑斕，營造出神秘的浪漫，引人駐足合

像在海邊擺了個大盆景。最北的一棵主幹向洱海探出，就這麼斜躺著生長，但與兩個同伴相比，它算最是樹有「樹」樣的了。以植物學角度而論，三樹之中，數它長得最好，枝條齊整，葉片茂盛。夏末秋初的洱海，遊人不少，植物更多。大青葉樹守立道旁，朱槿花小火炬般掛在枝上，金燦燦的黃金菊、紫色的薰衣草和墨西哥鼠尾草、粉色的綉球，還有成片的向日葵、青紗帳，晚開的高桿油菜花，色彩斑斕，營造出神秘的浪漫，引人駐足合

像在海邊擺了個大盆景。最北的一棵主幹向洱海探出，就這麼斜躺著生長，但與兩個同伴相比，它算最是樹有「樹」樣的了。以植物學角度而論，三樹之中，數它長得最好，枝條齊整，葉片茂盛。夏末秋初的洱海，遊人不少，植物更多。大青葉樹守立道旁，朱槿花小火炬般掛在枝上，金燦燦的黃金菊、紫色的薰衣草和墨西哥鼠尾草、粉色的綉球，還有成片的向日葵、青紗帳，晚開的高桿油菜花，色彩斑斕，營造出神秘的浪漫，引人駐足合